

中副選集

第十八輯

中央副刊

中央副刊



中央日報編印

中副選集

第十八輯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中副選集

第十八輯

定價：新台幣八十元

出版者：中央日報社

發行人：潘 煥 昆

編輯人：孫 如 陵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二二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三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序

曹聖芬

民國五十年六月，筆者承乏中央日報。請孫如陵兄來主編副刊。當時中央日報有兩個副刊：一個是衆所週知的中央副刊，另一個則是「綜合副刊」。當初設計的時候，綜副的內容原以知識、趣味爲主，不過幾個月之後，中副與綜副的內容漸漸地重複起來。性質既然分不清楚，那又何必掛着兩塊不同的招牌呢？因此我們作了第一個決定，取消綜合副刊，將中副版面擴大一倍，每天十六批。

十六批的地位，除去標題空白外，每天大約要容納一萬二千到四千字，究竟刊登一些什麼文章呢？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副刊的任務，當然在滿足讀者娛樂性的要求。假如我們蒐羅古今中外的趣味性的文字，辦成一個萬花筒似的副刊，似乎也可以適應各種不同口味的讀者。但讀者從這種文字中所獲的滿足，祇是暫時的、表面的，像賓朋雜遝的場合，聽到一個笑話而已。要使讀者在滿足之後還能有些回味，在欣賞之餘還可能得到一些啓示，那就莫過於以文藝爲主，偶然插入幾篇啓發思想的文字，也不必嚴格規定什麼比例，祇要發

表的文章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行了。

就在這一簡單的構想之下，中副開始了它的新面目。承海內外作者的熱愛，惠賜鴻文，字數當以億計，但發表出來的不到十分之一。作者和讀者不免要問：中副編者天天珠玉滿前，究竟憑什麼標準，來定其取捨呢？

我們的標準很簡單，我們沒有偶像觀念，我們割斷了人情的困擾，我們祇是以文論文。中副編者被人指爲「六親不認，鐵面無私。」雖然有些過分，但也頗近事實；我們選擇文章，不以作者的地位、編者的好惡爲根據，儘可能以文章的好壞爲標準；縱使仍有取捨失當之處，編者自信是問心無愧的。因此，在中副的園地裏，成名的作者固有，而無名的作者更多，作品被發表了的對編者不必感謝，那是他們自己的心血發出來的光和熱；反之，作品被退回的也希望他們對編者的一片愚忱，能曲予鑒諒。

其次，談到作品的內容，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抽象的標準：便是「中正和平，樂觀奮鬥。」辦副刊並非傳道，自不必每篇文章都非「載道」不可；我們也不反對文學應該反映現實；離開了現實，便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但社會現象有黑暗也有光明，假如作品所反映的只是荒淫無恥，猜疑怨毒，則無疑的將失之偏頗。而且文藝作品之有無價值，就看它是否能爲現

社會提供較高的境界，發生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引以為慰的是中副的這一標準過去雖未公開，但所收到的絕大多數的稿件，內容上却與之暗合，這使編者獲得極大的鼓勵，也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和諧的、向上的、朝氣蓬勃的社會。

在中副選集出版的前夕，筆者把中副的編輯方針作一個簡單的說明，當作序言，希望作者和讀者不吝指教。

中副選集 第十八輯目錄

序·····	曹聖芬	(1)
夢·風雨·墨痕·····	張秀亞	(1)
我是一枝粉筆·····	葉慶炳	(12)
足球，足球·····	鄭蘭	(18)
昨日之約·····	何康	(29)
郭子加的故事·····	李勇	(42)
「工讀生」·····	彼默	(68)

沒有辮子的中國人……………周敬(79)

寂寞的卅七歲……………石地夫(86)

洞仙歌……………林佩芬(95)

關祖父……………徐仁修(124)

拉丁美女……………葛葛(140)

喬琪婆婆……………宇心(147)

寄山地同學……………蔡金利(162)

抗敵無畏論……………方東美遺著(170)

棒下慈暉……………章潔(183)

歷史・智慧・責任……………向曙(192)

阿美族在這裏……………月娜(204)

沒出息的人	蕭毅虹	(212)
賽納河之王	趙淑俠	(242)
真假金牌	姚燮夔	(288)
王貞治與病患小球迷	何光峯	(305)
海外剪貼	張芸	(313)
試評「昨日之約」	胡晶玲	(318)
「洞仙歌」讀後感	胡晶玲	(323)
成功者的榜樣	林正樹	(328)
讀：中副選集	容之	(331)
編後	孫如陵	(333)

夢・風雨・墨痕

張秀亞

日前，主持一個旬刊的年輕朋友們，要我寫一篇文稿，談談我的「第一本書」，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好題目。

爲了寫那篇短文，我自箱底翻尋出那本風漬水濕變爲淺棕色的小書，我撫摩着它的封面，又似看到了寫作那本書的少年時代的我……，這本書引我在時光的河流中溯洄。

記得那是在北方的一個大城中，正是夏天，沉沉的暮色宛如巨大的洋油燈罩，一下子就覆蓋下來，院角草蟲已開始了它們的小唱，蝙蝠也四處撲飛了，……我坐在茉莉花壇邊的石桌上，一陣帶着夾竹桃香息的晚風吹來，桌上的稿紙散落四處，其中一頁上，是我初期的詩作之一「蜜蜂」：

蜜蜂展着透明的黃翅子

像是一隻華麗的金色船

划着細足做成的桂木槳

輕盈輕盈的泛過

一片密葉鋪成的綠波

在這首簡單的小詩中，我企圖捕捉的是剎那間鮮明的印象，寫出盛夏自然界的生機與美，那小蜜蜂分明是年輕的心靈化作的一縷詩魂，在密葉的綠波間，作着無休止的漫遊。

那時，正是北伐成功後幾年，每個人的生活中都充滿了甘美與舒適，當時的我呢，正如那時在我的「第一本書」自序中所說的：

「一個孩子，以爲世界的本質婉美如虹霓。」

到了我讀高中三年時，那更是充滿了奇想與幻想的年齡，我會望着一堵光禿的院牆說：

「我看見一撮水草，一滴海水似的自天邊綠了來。」

我會捏着一片瘦伶伶的草葉，在紙上如是寫着：

「尋夢草，

開着星星一樣的花

尋夢草，

開花在夢中。」

那時，我的憧憬是：「以想像的魔杖，喚來了開花的春天。」我更要以文字幻化出色彩及音樂之美。一位在大學讀書，我稱她爲心靈的姊姊的人，常伴我在蕭蕭白楊樹下，朗誦着名篇佳作，她教我如何發現其中音韻的高低輕重，配合着內在情緒的昂揚低沉。在一位老師的口中，我高興的發現了她自 Vision 這個字轉譯而成的「微神」、「靈視」。我多喜歡這個字，我不僅企圖在自己的小文章中，能使人聽到、感到、且能見到一種微妙的畫面同意象。另外，我曾幻想着在寫作上，我要做一個夢的製造者，使每個人在我的字句中得到快樂、慰藉，我在記事冊中寫着：

「有一則印度的童話，說蛇有七個女兒，她最小的女兒的夢，就是夢見了夢。」

（此刻回憶起那時的我——這個過份幼稚的夢幻製造者，不禁啞然。）

但當我正沉醉在芳草、落英的夢中道路上時，盧溝橋的槍砲聲響了。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晚上那一陣硝煙彈雨，迷濛且折斷了翌晨顫動着的曙光銀線，我自我那夢的邊緣走了出來，體驗到現實中的風暴、雷雨。一位在寫作上我稱呼她爲老師的前輩，在批閱過我的文稿後，更在稿紙的空白處，寫下了一些使我難忘的語句：

「看哪，癡孩子，清晨不只是珍珠似的朝露，同雀屏似的金霞吧？當國族遭到劫難的

時候，我們會更顯明的感覺到：小我的命運與國族大我的命運，是如此密切的戚戚攸關。寫吧，不過，一個願意從事寫作的人，自今日起，該以筆桿代鋒鏑，在捍衛國族上，竭盡一己的微力了。」

她熱切的激勵的言語，使我恍然、憬然，在我那最初出版的小書中的後半部，遂出現了那樣的文句：

「我每天不只仰望天空，聆聽銀河畔送來的衆星的音樂。我要留意諦聽的是大時代的木鐸了。」

外患、災難像帶翼的惡魔，向我們的國族撲來，生活失去了鏡面似的平坦，那時正是二十六年——中華國族在那一枝新綠般的年紀，開始在汗與血與淚中滋長。

在我那時就讀的中學裏，那愛國的老校長爲我們請來了一位醫護專家，我們原來的「家事」課的時間，改爲「軍訓」，我們這一羣高三的女生，不再嘖嘖的品嘗「家事」中烹飪的美味，而嘖嘖喳喳的、山鵲似的叫着、跳着，興味盎然的，在課室中學習裏綑帶了。我和同學們以生澀的手彼此試裹着「鱗形」的綑帶，預備隨時找機會到戰地爲愛國戰士們裹傷。我們也曾抱着上面劃了裝錢縫隙的一段段青青大竹筒，在炎炎烈日下於窄巷長街中奔馳着，挨

戶勸募愛國的捐獻。一個個的銅元、銀幣「叮噹」的掉進竹筒，我們的口乾了，汗珠涔涔的流下前額，但我們那時的小小心靈却是歡欣興奮的跳動着。可追憶的青色的年代呵。

在課餘之暇，我們口邊鎮日唱着的是木蘭詞中的：

「萬里赴戎機

關山度若飛。

……」

但當那時過於年輕的我們，投筆從戎的美夢還未來得及找到機會實現，日本軍閥的鐵騎已踏進了古城圈。八年的神聖抗戰從此開始了，我那心靈的姊姊也走向砲火正濃的前線。

一位曾爲我們的校刊撰過稿的校外的作家——浙江籍的青年愛國詩人祥羽，他那奔騰着愛國熱情的詩集「白河」，當敵兵侵入時正在一家書店中排字廠房印刷中，而這部悲壯、激昂的未印刷完成的傑作史詩，却成了他活生生的罪證，他遭到日本軍閥的憲兵隊的逮捕，而終於瘐死獄中了。他的詩中名句，是感慨當時外患的日亟，而寫出的悲抑心聲

「我有無窮悲鬱，

自涼雲飛來。」

這是我所知道的近年來第一個以身殉國、以身殉詩的愛國青年詩人。

那年暑假中，我和一些同學們，爲了保持心胸中那一點嚮往自由祖國的烈燄，考進了一所有名的「愛國的」教會大學，同時北方不少學府中的師生，都聚會於此，咸以這所大學爲風雨中的方舟，在時代的亂流急湍中，保持住自己心靈的正確方向。

一個深冬的夜晚，整個的古城在敵兵的鐵騎、刺刀下陷於死寂，這古老的城堦靜沉沉的睡了，只聽見窗外寒風撼動着枯枝。——這古城當真睡了嗎？沒有，聽呵，這是休閒的星期天，且是晚上，忽然，這所古典式建築內，悠悠然的鐘聲響了……。

原來是大禮堂內要「放映電影」！這部電影是有關「世運會」的。

這麼晚了，却要放映電影，我們下意識的體會出這部電影的「不同尋常」。

我們披起厚重的大衣，冒着刺骨的冷風匆匆的趕往大禮堂，那裏已經是燈火輝煌，黑壓壓的擠滿了人，我好不容易覓到一個立腳點，在人縫中找到了一個可以擺得下自己一雙「眼睛」的空隙。

禮堂中舞台上，那華麗的紫色帷幕拉開了，燈光暗了下來，整個禮堂是一片靜寂。

銀幕上一閃，參加世運會的中華健兒出場了——一個高大、健壯的青年，英姿颯爽，手

執着青天白日的國旗，率領本國的全體運動員繞場一週……。全禮堂的觀眾眼睛立刻一亮，大家愛國的熱血沸騰，熱情在熾燃，鼓掌、頓足聲如同山崩海嘯，地板要開裂了，手掌都拍得滾燙，歡呼比驚蟄的春雷更宏壯，歡呼喝采之後，接着是熱淚的流溢，在黑暗中我看到一對對的眸子在睫毛下閃爍發光。銀幕上青天白日的國旗雖只是倏忽的一閃，但在每個年輕的心胸間播散上火種，……：燃燒吧，沸騰吧，誰說古城在這深冬的夜晚沉沉入睡了？沒有呵，我們都在清醒着，眼睛大睜着，嘴巴大張着，比清醒還要清醒！

回到宿舍，全室的同學徹夜興奮得失眠，每個人心上似都在迴旋着同樣的字句：美麗的青天白日旗，今天又看到你的飄展了，並且你將永遠、永遠飄展在我們的心頭，飄展於國土每一方寸土地，飄展於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上！

但是，第二天大清早，校內驚傳我們的訓導長、教務長及幾個同學都被逮捕，爲了前一晚的事被敵人的憲兵隊偵知了。前去探望他們的師生，帶回來他們換下來的受鞭笞後的一件件血漬斑斑的衣裳。啊，誰說我們當年在教會設立的「貴族學校」中，只知享受，不問世事？

根據這件淒慘的事，我和幾個同學合力寫了一齣多幕劇「古城之冬」，技巧的用文字表達出我們愛國的情操，以及師生所付出的血的代價。古城的冬天，皚皚銀白的雪地上，是印

着斑斑的血痕的！

不知是否由於我們愛國的熱情過份的流露於言語文字間，表現於態度上了，這以後，我和幾個同學每次外出，總是有幾個人影在跟蹤，我們背後那幾雙笨重的橐橐的大皮靴，每使我們瞿然驚覺。

在低低的氣壓下，處處的胡塵中，我真有窒息之感，於是，放棄了再有一年即可拿到手的碩士文憑，以及外籍師長們擬送我到美國讀書的美麗許諾，我企圖奔赴那時自由祖國的心臟地帶——山城，直接參加戰鬥的行列。

行前數日，我在自己與同學們合編的校刊上，發表了我在校的最後一篇文藝作品，藉以向我敬愛的師長、親愛的同學們告別，題目是幾經「化裝」過的：「女水手」，內容也是間接而隱約的，記得其中有一段是：

「她那脫掉了白色絲質手套的雙手，漸漸變得黧黑，她喜歡雙手從此變得粗糙，爲了可以有有力划槳，向遠處的幸福之城航行。」

文章發表的當日下午，另外一個學院的同學來了，我恰巧未在，這位同學留下了一封信：